

心语低诉

想用轮椅推慈母

□秋风

以前我从没有留意过母亲会在我的心里有着那样的分量。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才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失去母亲的我原来是那样的孤单。

偶尔在街头看见有用轮椅推着自已的母亲走过的陌生人,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羡慕地看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背影,心里却禁不住一阵阵地难过:别人怎么那么幸福幸运,有一个慈祥的母亲推着,独我为什么没有?想着我从前一刻起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娘的孤儿了,我禁不住一阵阵地揪心地疼。

母亲走得实在太匆忙了。去年一进腊月,母亲就天天嚷着要从县城回家过年。大妹妹说她:“天这么冷,乡下又没暖气,你跑回去干啥。”母亲却不依,天天缠。母亲年事已高,出门行动不便,小妹妹就从西安给她买了个轮椅。母亲很高兴,对她们说:“你们让我回去吧,过罢年我早早就来县里了,让你们用轮椅把我推上,到广场上去看热闹,行不?”妹妹们说:“你还是放心不下你的儿子们么,总是怕你的儿子从各处回到家来受一点点委屈……”母亲被妹妹们说得不好意思了,却还是固执地毫不让步,母亲说:“不冷的,我回去把炕烧得热热的,再把炉子生得旺旺的……”妹妹只好答应过了腊月二十把她送回家。

去年冬天也实在有点太冷了。雪下得成灾。从县城回家短短的25公里路,车在路上足足折腾了三四个小时。到家时天都黑了。母亲到这时却又担心起来,对妹妹说:“你回去赶紧给你哥打电话去,叫他今年过年不要回来了。那么远的路,一路上沟沟岔岔的……叫人不要再为他操心了……别回来了……”这就是母亲,她回家去是为了儿孙们——因为她明白:当儿孙们从各处回去没有看到她老人家,该有多么失望!而只有当老娘稳稳地笑眯眯地坐在热炕头,由儿孙们围绕,那才叫过年啊。她不允许我们回去,却还是为我们担心。老娘啊,你怎么总是时时处处为我们操心,独独不为你自个儿想着点儿呢!

就在母亲回家后的第三个晚上,她就那样安详地残酷地永远地睡过去了。

母亲啊,你就这样走了。你可知道,你带走了多少我心头最最柔软的记忆。有你在,我觉得我永远像个幸福的长不大的孩子。可从今后,没有你的故乡,在我的心里该有多么的空洞。有你在,我总觉得世界上有一块最最安全的温馨的土地是我的属地……但从今后,我能再魂牵梦绕地去牵挂谁……

多少次,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啊,你总像个风景似的远远地站在大门口眺望。冷风吹起,大家都劝你早些回去,可你总是固执地不肯:“叫我再望望,望望……”但从今后,我的身后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洞。这个世界上最在意我最牵挂我最疼我爱我的那个人弃我而去了。母亲啊,你的目光还能像以前一样永远地像根绳子似的牵着你那不孝的儿子吗?难道你就忍心让你的儿子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孤零零地满世界随风飘荡吗?

母亲啊,如果今生没机会,让我来生再来孝敬你陪伴你,用轮椅推你老人家一会儿,好吗?

灯下漫笔

启功的虚怀

□储劲松

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博学多才如启功,竟以“饭桶橡皮”自况,当世略有薄名即忘乎所以自吹自擂者,岂不是些跳跟小丑、浮浪之徒?

坊间曾传说,启功对市井中的启功书法伪作抱以宽容态度,遇到了,不但不追究,反而在赝品上添几笔,题上款,让卖假字的人多赚些钱。起先我听到这话,以为是世间好事者为尊者描红,不可当真。但鲍文清在《启功杂忆》中证实传闻非虚。今读启功《文文明原和他写的〈落花诗〉》一文,才知启功此举是有师可范的。他的老师就是明代吴门诗书画三绝大家沈周、文壁、唐寅。据明人记载,在当时,就有不少他们的朋友伪作他们的书画,可他们不但不加驳斥,反在伪作上当面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在特别注重名声和版权的文学艺术界,沈周等人的举动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特例。而数百年来,像启功一样效仿古之仁者的又有几人?

世人都说“英雄不问出身”,但历史上真成了英雄的,又有几人?不挖祖坟翻宗谱乃沐猴而冠,硬要把自己的出身弄得显赫堂皇的呢?

启功有真正的王族血统,系清世宗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第八代孙,但他却拒绝使用爱新觉罗这个姓氏,说自己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他说:“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闻听此言,那些善于拉大旗当虎皮的人,兴许要打几个响亮的喷嚏吧。

启功成名后,对自己的老师如贾羲民、吴镜汀、陈援庵等,哪怕他们已经仙逝,仍执弟子礼甚恭。其怀念恩师的文章如《记我的几位恩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读之令人泣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功捐献巨资在北师大设立奖学金。本来,叫“启功奖学金”顺理成章,然而他不肯,坚持称“励耘奖学金”,以怀念恩师陈援庵(陈垣,别署励耘书屋)。其谦谦君子之风,在这浮世之上,哪里去寻?

观启功之怀,虚若山谷。启功去后,安在他头上的诸多头衔如中国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等,揣测启功本意,我想他只会接受书画家和文物鉴定家这两种。

人在旅途

嘉兴的秋天

□张新彬

火车轰隆隆地驶过黑夜,北方的喧嚣像入睡前的最后一点思维,忽然隐去,轻盈纯净的画卷豁然展开。

一觉醒来,车窗外已经是江山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秀气的小房子点缀在青草绿树之中,薄薄的雾气沐浴着大地河流,便知道已经到了江南。

秋意正好,嘉兴小城裹在一片柔和的晨光中。随意漫步,一阵阵浓郁的香气使人心境大好,神气清爽。顺风寻找香味的源头,才发现处处都是安静的桂花树。那也是花吗?米粒般大小,没有牡丹的浓烈,没有玫瑰的娇艳,星星点点,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却释放出如此绵久的香气。跟随着你,包围着你,不离不弃,让你无法忽视她的存在。

开出租的女师傅,脸上荡漾着秋日的阳光。她和丈夫一起经营这辆出租车,每月差不多有一万元的收入。他们买了房子,共同抚养着上小学的女儿。当天的《南湖晚报》报道说出租车不久就可以用上天然气了,这可以让他们省不少钱。他们对这一切都很满意,他们的脸上写满希望和憧憬,一点也看不出金融危机的影子。和他们谈话,慢慢就有一种极其温暖的东西从心底缓缓铺开。

蓝天白云,真的是蓝天白云。

买一兜新鲜的菱角,坐上南湖的游船。烟雨楼的门窗,泛着岁月的柔光。一位健硕的老者,在湖中畅游,突然一个猛子扎下去,又从另外一处钻出来。游客纷纷举起相机,不期而遇的事情带给人们的是天真的快乐。

泡一杯安吉白茶,在西塘的一处酒家坐下。夕阳西下,白墙黑瓦,宁静的小镇披上了金色的光辉。乌篷船上的老大,摇过来最后一船游客,准备收工了。热情的店主,为我们斟上澄亮的西塘老酒。写生的女孩,认真地在画板上涂了最后一笔。窗外的红灯笼,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人已微生醉意,真想在这里随便找个房子住下来,造一个小船,开一个小店,从此烟火人间,多好啊。

然而我们终究只是过客,只能举起相机留下最后的画面,依依踏上归路。钢筋水泥的丛林召唤着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听见远方吹响奋进的号角,清楚自己无力抵抗那号声的召唤。他们看到远方那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天地之广大令人兴奋。

谁也无法挽留,只有时间。只有时间,会缓慢而坚决地改变一切初衰。

人生讲议

诗意旧生活

□卫宣利

朋友在QQ上说:“我要去买一辆旧自行车,骑着去旧货市场,挑几本旧书回来看。”朋友是有车的人,平日习惯了衣袂飘飘优雅自如地开着宝马吃美食赏美景满世界跑,乍听这话,我惊异不已。她回我:“旧自行车省事,不用找车位,不收停车费,不会丢,骑到哪儿,随便一扔就好了。旧书也好啊,都是正版的,又便宜,还有味道。”

我在屏幕前浅笑,忽然想起恋爱时,他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带着我去看黄河的情景。是啊,旧,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词啊。旧,是亲切,是舒服,是怀念,是恣意。它把往昔的岁月,花一般地绽放在你的生活里,很诗意。

平日里,我喜欢穿旧的棉布家居服,蜷缩在旧藤椅上,信手翻一本旧书。那旧衣,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起着紊乱的褶皱,可穿在身上,绵软,温暖,贴心,如同陪伴多年的老友。我熟识它每一根经络,还有那年和他玩闹时不小心沾在襟前的那团墨迹。那藤椅也有些年头了,椅腿多处开裂,到处都是修补的痕迹,磨损了的藤条愈加光洁柔韧,可躺,可坐,可倚,随便你什么姿势,都一样的熨帖。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十分舒服。那旧书,不知道是从哪个朋友手里淘来的,封皮已经没有了,页面泛着久远的淡黄,某一处,还留有它曾经的主人的手迹:“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纯蓝的碳素墨水,柔软纤细的笔迹,后面却没有了。掩卷时,脑中会浮出一幅画面:栀子花,白花瓣,一个女孩儿爱着那个男孩儿……

每次回老家,都无比留恋老屋里那古旧而腐朽的味道。红砖地面上生着墨绿的苔藓,头顶的葡萄架遮天蔽日,父亲躺在藤椅上,听着老式收音机里唧唧呀呀的豫剧,把一缸茉莉花茶品得咂咂作响。老屋的柜橱红漆剥落,母亲每天把它擦得纤尘不染,那是她的陪嫁。母亲说:“那时,你爸是附近几个村子里最帅的小伙子……那时,我年华正好……”母亲眯着眼望向葡萄架下的父亲,又望向高远的天空,目光平静安详,仿佛一下子穿透了三十多年的时光。

那一刻,忽然很羡慕父母,他们守旧了对方的青春,守旧了一段岁月,在悠然从容的旧日子里,一起细数着柴米油盐熏陶出来的人情世故。

其实,幸福的最高境界,不过是陪着一个人旧人,守着一屋的旧物,悠悠地数着一段旧岁月。如此安宁闲适的日子,着实令人无限向往。

Advertisement for Tongtong (通通有) and Shangmengtang (尚朋堂).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various locations and a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Shangmengtang induction cookers.